

十四

五編卷四十九

焚遺財傷心說命婦

造揭帖密計遺庫姬

却說刁邁彭自蒙欽差童子良賞識本省巡撫蔣中丞亦因他種種出力心上十二分的感激。紀寵了他後來欽差那邊拿他保了個送部引見撫臺這邊明保亦有好幾個捐子的。畢竟會鑽營刁邁彭就趁勢請咨進京引見到京之後又走了門路。到處鑽頭覓縫是引見下來接着召見了一次竟其奉旨以道員發往安徽補用平空裏得了一個特旨道聲光更與前不同了。回省之後不特通省印委人員仰承鼻息就是撫臺因為從前歷次承過他的情不免諸事都請教他。有時還讓他三分。自來名公巨卿被宵小玩諸股因此安徽省裏官場上竟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他做二撫臺。威權言可畏這二撫臺屢次署藩臺署臬臺署關道署巡道每遇缺出總有他一分都是蔣撫台照應他的。報者未服矣後來又署了蕪湖關道到任未久忽然當地有個外路紳矜姓張名守財從前帶過兵打過捻匪事平之後帶過十幾年營頭又做過一任實缺提督自從打捻匪擄來的錢財以及做統領赴扣的軍餉少說手裏有三百多萬家私。命名可憐這人到了七十歲上因為手裏錢也有了官也到了極品了看看世界上以後的官一天難做一天如果還是戀棧保不定那時出個亂子皇上叫你去帶兵或是打土匪或是打洋人打贏了還好打輸了豈非前功盡棄自尋苦惱齊巧這年新換的總督同他不對狠想抓他個岔

子出他的手虧得他見貌辨色立刻告病還鄉樂得帶了妻兒老小回家享福以保他的富貴。也算退他原籍雖然不是蕪湖只因從前帶營頭曾經在蕪湖住過幾年同地方上熟了就在本地買了些地基起了一所房子後來在任上手裏的錢多了又派人回來添買了一百幾十畝地翻造了一所大住宅子旁邊又起了一座大花園。大興土木已這張守財生平只有一樣不足是年紀活到七十歲膝下還是空無所有。編後不肯縮手人前前後後連買帶騙他的姨太太少說也有四五十個。多置姬妾其如到了後來也有半路上逃走的也有過了兩年不歡喜送給朋友賞給差官的等到告病交卸的那年連正太太姨太太一共還有十九位正太太是續娶的其年不過四十來歲聽說也是一位實缺總兵的女兒張守財一向是在女人面上逞英豪慣了的誰知娶了這位太太來年紀比他差着三十歲。妻其樂可知然而見了面竟其伏帖帖不敢違拗半分。奉承惟漢宛如那十八位姨太太都還是太太未進門之前討的進山門為自從太太進門却没有添得一位在任上的時候一來太太來的日子還淺不便放出什麼手段二則衙門裏耳目衆多不至於鬧什麼笑話所以彼時太太還不見得怎樣不過禁止張守財不再添小老婆而已。要著等到交卸之後回到蕪湖他蓋造的那所大房子本是預先畫了圖樣照着圖樣蓋的上房一並排是個九間原說明是太太住的上房後頭緊靠着上房四四方方起了一座樓樓上下的房間都是井字式樓上是九間樓下是九間四面都有窗戶祇有當中一間是一天到夜都要點火的九間屋每間都有兩三個門可以走得通的。蜂房曲院鈎心鬥角

恰恰樓上下一十八個房間住了一十八位姨太太。正太太住了前面上房。怕這些姨太太不妥當。凡是這樓的四面。或是天井裏。或是夾道裏。有門可以通到外頭的。一齊叫木匠釘煞。或是叫泥水匠砌煞。倘若要出來。祇准走一個總門。也始不致終謹守此義後來這個總門通着太太後房。要走太太的後房裡出來。一定還要在太太的大牀旁邊繞過。不但十八位姨太太出來。一齊飛不掉太太的房間。就是伺候這十八位姨太太的人。無論老媽子。丫頭。冲壺開水。點個火。也要入太太在牀邊經過。鎮日饋人來人去。太太並不嫌煩。而且以為必須如此。方好免得老爺瞞了我。同這班人有甚麼鬼鬼祟祟的事。或是私下拿銀子去給他們。只要有我這個總關口。不怕他揀翅飛去。豈一派婦女私見按家慢表且說錢守財告病回來。他是做過大員的人。地方官自然要拿他擡高了身分看待。官場是不過縣裡官小說不着。本道刁邁彭乃是官場中著名的老猾。碰見只種主兒。而且又是該錢的。豈有不同他拉攏的道理。見利相交已起先不過請吃飯請吃酒到得後來照例拜了把子錢守財年尊居長。是老把哥。刁邁彭年輕是老把弟。拜過把子不算。未能免俗彼此兩家的內眷。又互相往來。出妻見子方稱莫逆刁邁彭又特特為為穿了公服。到錢守財家裡。拜過老把嫂。等到錢守財到道衙門裡來的時候。又叫自己的妻子也出來拜見了。大伯子從此兩家往來。甚是熱鬧。刁邁彭雖然屢次署缺。心還不足。又托人到京裡買通了門路。拿他實授蕪湖關道。這走門路的銀子。十成之中。聽說竟有九成。是老把兄錢守財拿出來的。錢守財如此足見情意不薄錢守財一介武夫。本元雖足。到底年輕的時候。打過仗。受過傷。

到了中年。斷喪過度。如今已是暮年了。還是整天的守着一群小老婆。廝混。無論你如何好的身體。亦總有撐不住的一日。平時常常有點頭暈眼花。刁邁彭得了信。一定親自坐了轎子來看他。上房之內。直出直進。竟亦無須迴避的。到底錢守財是上了年紀的人。經不起常常有病。病了幾天。竟其躺在牀上。不能起來了。不但精神模糊。言語蹇澀。而且骨瘦如柴。遍體火燒。到得後來。竟其痰湧上來。喘聲如鋸。是老少來病皆作這幾個月裡。只要稍微有點名氣的醫生。統通請到一個方子。總得三四個先生商量好了。方纔煎服。一帖藥至少六七十塊洋錢。起碼若是便宜了。太太一定要鬧着說。便宜無好貨。這藥是吃了不中用的。良藥果可回生。貧病盡填溝壑矣。誰知越吃越壞。仍舊毫無功效。後來又由刁邁彭薦了一個醫生。說是他們的同鄉。現在在上海行道。很有本事。錢太太得到這個風聲。立刻就請刁邁彭寫了信。打發兩個差官去請。要多少銀子。就給他多少銀子。好在上海有來往的莊家。可以就近划取的。等到到了上海。差官找到了醫生的下處。一看場面。好不威武一樣。貼着公館條子。刁表提但是上門看病的人。却是一個不見。鬼也。沒有一個差官只得把信投進。那醫生見是蕪湖關道所薦。一定要包他三百銀子。一天上門。技藝可知。盤川在外。醫好了再議。另外還要安家費二千兩。此想來運米等差官樣樣都遵命。只是安家費不肯出。說我們大人自從有了病。請的大夫。少說也有八九十位了。無論什麼大價錢。都肯出。從來沒有聽見還要什麼安家費的。取得極先生如果缺錢使用。不妨在包銀裏頭支五天使用。三五十一十五。也有一千五百銀子。代為。法亦見口角。給那醫生見差官不允。立刻拿架子說。不去了。又

說我又不是唱戲的戲子。不應該說包銀。也本來極無禮之事同來請的是兩個差官。一個不認安家費。以致先生不肯去。那一個急了。便做好做歹。磕頭賠禮。仍舊通統答應了他。方纔上輪船。在輪船上包的是大餐間。一切供應。不必細述。誰知等到先生來到蕪湖。錢守財的病已經九分九了。能待達道求醫當時急急忙忙。錢太太恨不得馬上。就請這位名醫進去。替老爺看脈。把藥灌下。就可以起死回生。問名而來想齊巧這位先生。偏偏要擺架子。一定不肯馬上就看。說是輪船上吹了風。又是一夜沒有好生睡覺。總得等他養養神。歇息一夜。到第二天再看。看得人命無關緊要無論如何求他。總是不肯。甚至於錢太太要出來跪求他。他只是執定不答應。他說我們做名醫的。不是可以粗心浮氣的。等到將息過一兩天。歛氣凝神。然後可以診脈。如此鬧出方子來。纔能有用。觀此數語足見胸無大家見他說得有理。也只得依他。這醫生是早晨到的。當天不看脈。到得晚上。錢守財的病越發不成樣子了。看看只有出的氣。沒有進來的氣。這兩天刁邁彭是一天兩三盞的來看病。是真調切是似偏偏這天有公事。等到上火。纔來會見了上海請來的先生。問看過沒有。差官便把醫生的話回了。刁邁彭道。人是眼看着就沒有用了。怎麼等到明天。還不早些請他進去看看。用兩味藥把病人扳了過來。俗語死馬醫不過你們不會說話。等我去同他商量。當下幸虧刁邁彭好言奉勸。纔把先生勸得勉強答應了。於是由刁大人陪着。前面十幾個差官。打了十幾個燈籠。把這位先生請到上房裏來。婉婉了。此時錢太太見了先生。他的心上。賽如老爺的救命星來了。滿上房裏洋燈。保險燈。洋

臘燭機器燈。照的燦亮。先生走到床前。只見病人困在床上。喉龍裏只有痰出進。抽的聲響。那先生進去之後。坐在床前一張杌子上。閉着眼。歪著頭。三個指頭。把了半天脈。一隻把完。再一隻。足足把了一個鐘頭。真真死活不得把完之後。錢太太急急問道。先生我們軍門的病。看是怎樣。先生聽了。並不答腔。倒是不答腔。便約刁大人同到外面去開方子。錢太太方又要問。先生已經走出門外。大家齊說。這先生是有脾氣的。有些話。是不能同他多講的。倒是有脾氣。緣原當由刁大人讓了出來。先生一面吃水煙。一面想脈案方。說得一句軍門這個病。下半截還沒有說出。脾脈沒有說出。馬脚裏面已經是號咷痛哭。一片舉哀的聲音。就有人趕出來報信。說是軍門歸天了。刁蓮彭聽了這話。一跳就起。也不及顧。先跑到裏頭。幫着舉哀去了。這裏先生雙手捧着一枝煙袋。楞在那裡。坐着發呆。體是封正在出神的時候。不提防一個差官。舉手一個巴掌。說你這個混帳王八蛋。不替我滾出去。還在這裡等什麼。說着又是一脚。取真趾先生亦因坐着沒味。便說我的當差的呢。我要到關道衙門去。又道我是你們請來的。就是要我走。也得好好的打發我走。不應該這個樣子待我。我倒要同刁大人把這個情理。再細細的同他講講。果有情理也差官道你早晨來了。叫你看病。你不看。擺你娘的臭架子。一直等到人不中用了。還是刁大人說着。你這纔進去看我們軍門的病。都是你這雜種耽誤壞的。此句責不走等做不成。說着舉起拳頭。又要打過來。幸虧刁大人的管家勸住。纔騰空放那先生走的。閒話少叙。再說錢太太在上房裡。原指望請了這個名醫來。一帖藥下去。好救回軍門的性命。誰知先

生前脚出去。軍門跟手就斷氣。剛咽氣上着立刻手忙脚亂起來。一位太太同着十八位姨太太一齊號咷痛哭。哭的震天。價響正哭着。人報刁大人進來了。錢太太此時已經哭的死去活來。一眾老媽見是刁大人進來。但把十幾位姨太太。架弄到後房裡去。避嫌刁大人靠着房門。望着死人。亦乾號了幾聲。所謂臨悲於是錢太太又重新大哭。一面哭着。一面下跪。給刁大人磕頭。說我們軍門伸腿去了。家下沒有作主的人。以後各事都要仰仗了。婦女無親刁邁彭急忙回說。這都是兄弟身上。應該辦的事。還要大嫂囑咐嗎。說來亦難說罷。又哭。錢守財既死之後。一切成殮成服。都不必說。橫豎有錢。馬上就可以辦得的。但是是一件。他老人家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又掙下了這門一分大家私。沒有兒子。叫誰承受。他本來出身微賤。平時於這些近支遠親。自己都已弄不清楚。娶的這位績絃太太。又個武官的女兒。平時把攬家私。以及駕馭這些姨太太。壓制手段。是有的。至於如何懂得大道理。也未見得。所以於過繼兒子一事。竟不題起。所錯至於那些姨太太。平日受他的壓制。伏他的規矩。都是因為軍門在世。如今軍門死了。大家都是寡婦家。曉得太太也沒有仗腰的人。彼此還不是一樣便。慢慢的有兩個不服規矩起來。太太到了此時。也竟奈何他們不得。有所藉者勢勢此時錢府上是整日整夜。請了四十九位僧眾。在大廳上拜禮梁王懺。晚上施食。鬧得晝夜不得休息。位佛力為懺到了三十七的頭兩天。有個尼菴的姑子。走了一位姨太太的門路。也想揀進來做幾天佛事。姨太太已答應了他。誰知太太不答應。一定要等和尚拜完四十九天。功德圓滿之後。再用姑子。這件事本來小事情。

誰知他們婦道家存了意見。這位姨太太見太太不允掃了他面子。立刻滿嘴裏噤哩咕嚕的。瞎說了一泡。還是不算。又跑到軍門靈前。連哭帶罵。絮絮叨叨哭個不了。平時藏怒蓄怨至此太太聽得話內有因。便把他拉住了。問他說些甚麼。這位姨太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一頭哭一頭說道。我只可憐我們老爺。做了一輩子的官。如今死了。還不能夠叫他風光風光。多念幾天經。多拜幾堂懺。好超度他老人家。早生天界。免在地獄裏受罪。如今連着這門一點點都不肯。我不曉得留着這些錢。將來做什麼使。難道誰還要留着貼漢不成。連刺帶機。如今他老人家死了。我曉得我們這些人。更該沒有活命了。我也不想活了。索性大家鬧破了臉。我剃了頭髮當姑子去。妾婦女所挾制家一面說一面哭。太太也有聽得明白的。氣的坐在房裡。瑟瑟的抖。後來又聽說什麼養漢。越發氣急了。也不顧前慮後。不養漢。立起走到床前。把軍門在日素來在放房產契據銀錢票子的一個鐵櫃。拿鑰匙開了。開來順手抱出一大捧的字據。一走走來到靈前。說了聲老爺死了。我免得留着這樣東西害人。是氣極語却抓了一把捺在焚化錫箔的爐內。點了個火。呼呼的一齊燒着。說是遲那時快。等到家人小子老媽了環上前來搶。已經把那一捧一齊送進去了。倘非盛怒時作為究竟這櫃子裡的東西。連錢太太自家亦沒有個數。大約剛纔所燒掉的一大包。估量上去。至少亦得二三十萬產業。苦錢帶不去何有些可以註失重補。有些票子一燒之後。沒有查考。亦就完了。當時錢太太盛怒之下。不加思索。以致有此一番舉動。氣字關頭一霎燒完正想回到上房裡。從櫃子裡再拿出一包來燒。誰知早被幾

個老媽抱住捺個一張椅子上。幾個人圍着。不容他再去拿了。果熱燒却淨盡也免錢太太身

不在已。這纔躲着脚。連哭帶罵。罵個不了。起先說他閒話的。那個姨太太倒楞在一旁。呆看。不

言不語了。正當胡鬧的時候。早有人飛跑送信到道衙門裡去。刁蓮彭得信起來。不用通報。一

直進去。因為進門的時候。就聽得人說錢太太把些家當產業。統通燒完。他便三步邁作兩步。

走到靈前。嘴裡連連說道。這從那兒說起。這從那兒說起。五字相一見鑪子裡還在那裡冒烟

他便伸手下去。抓了一下。被火燙的手指頭生痛。連忙縮了回來。雖熱心愛之物如此不看

看心總不死。死貪之一字甚矣。名雖利。心於是又伸下去。抓出一疊四面已經焦黃。當中沒有燒

到的幾張契紙。字跡還有些約畧可辨。刁蓮彭一面檢看。一面連連跌脚說道。這又何必看了

半天。都是殘缺不全。無可如何。亦只有付之一歎。已視為自己囊中之物。指此豈不心痛然後起身。與錢太太相

見。此時錢太太早哭得頭髮散亂。啞着喉嚨。把這事的始末根由。訴了一遍。訴罷。又跪下磕了

一個頭。跪着不起來。何必如此刁蓮彭再三讓他站起。他總是不肯起。口口聲聲要求刁蓮彭作主。

有仔細想過否刁蓮彭一想。他們都是一般寡婦。正中下情沒有一個作主的。若論彼此交情。除了我也沒

有第二個可以管得他的家事的。於是也就不避嫌疑。何必如此滿口答應。又說大哥臨終的時候。

我受了他的囑托。本來就想過來替他料理的。一來這兩天公事忙。二來因為大哥過去了。纔

不多幾天。還不忍說到別事。如今既然嫂嫂這裡弄得吵鬧不安。那亦就說不得了。漸漸而來

猜錢太太聽了。自然是千感萬謝。忙又磕了一個頭。磕頭起來。便請刁大人到屋裡來拿櫃子。

錢太太聽了。自然是千感萬謝。忙又磕了一個頭。磕頭起來。便請刁大人到屋裡來拿櫃子。

指給他看說我們軍門幾十年辛苦賺得來的明天就請大人過來替他理個頭緒應該怎麼個用頭就求大人斟酌一個數目省得我嫂子受人的氣要他親自相說刁蓮彭道這件事不是光理個頭緒就算完的依我兄弟的愚見總得分派分派纔好大哥身後掉下來的人又不止你嫂子一個如果還像從前和在一起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兄弟明天過來自有一個辦法主意已定此時還不說錢太太一向是惟我獨尊的如今聽說要拿家當分派意思之閒太意下如何故不便說出錢太太一向是惟我獨尊的如今聽說要拿家當分派意思之閒以為這個家除了我更有何人便有點不高興當下刁蓮彭回到自己衙門獨自盤算着說道這位軍門他的錢當初也不曉得是怎麼來的如今整大捧的被她太太一齊往火裡送自己辛苦了一輩子掙了這分大家私死下來又沒有個傳宗接代的人不知當初要留着這些錢何用果然悟徹此理以後我剛纔想要替他們大家老婆分派分派似乎錢太太心上還不高興唉我這人真正也太呆了替他們分派之後一個人守着十幾萬銀子各人幹各人的這錢豈非仍落他人之手可知大義醞釀而成我於錢太太何尤我明天何不另想一個主意等到太太出面把些小老婆好打發的打發幾個打發不掉的每些須少分給他們幾個餘下的一齊仍歸太太掌管如此辦法少不得他太太總要相信我以後各事經了我的手便有了商量了已算到轉念一想凡事不能光做一面總要兩面光必須如此如此方好刁蓮彭道這事公事可知其地主意打定第二天止衙門不見客獨自一個溜到錢家先到大廳上見了錢守財的幾個老差官曉得這班人都狠有點權柄太太跟前亦都說得動話的刁蓮彭便着實拿他們

擡舉又要拉他們坐下談天。欲籠絡人心必幾個老差官。因他是實缺關道。又是主人把弟。齊說大人跟前。那有標下坐位。刁邁彭道。不必如此。說一來諸位大小。亦是皇上家的一個官。二來你們太太。把了我。要替他料理料理家務。有些事情。還得同諸位商量。現在跟前。沒有別人。我們還是坐下好談。諸位不坐。我亦只好站着說話了。做不得像眾人至此無奈。方纔一齊斜簽着身子坐下。刁邁彭先誇獎諸位。如何忠心。軍門過去了。全靠諸位替他料理。這樣料理。那樣又說諸位跟了軍門。這許多年。可惜不出去投標投營。有諸位的本領。倘若出去做官。還怕不做到提鎮大員。戴紅頂子嗎。先把他眾人一擡隨後方纔說到自已同軍門的交情。如今軍門死了。無人問信。我做把弟的。少不得要替他料理料理。就是人家說我什麼。也顧不得了。人聽過然後此時眾人已被刁邁彭灌足米湯。不由已的冲口而出一齊說道。大人是我們軍門的盟弟。軍門過去了。大人就是我們的主人。誰敢說得一句什麼。要是有人說話。標下亦不答應。他一定奏他。說他自已刁邁彭哈哈大笑道。就是說什麼。我亦不怕。我同軍門的交情。非同別個。要是怕人說話。我也不往這裡來了。幾句說罷。就往上房裡跑。走了幾步。又停住了脚。回頭說道。諸位都跟着軍門出過力。見過什面的人。我今天來到這裡。要同軍門的太太商量。現在我奉到上頭公事。要添招幾營人。又有幾營。要換管帶。我看來看去。只有諸位是老軍務。目前就要借重諸位。跟我幫個忙纔好。把眾人這般眾人一聽。才大人有委他們做管帶的意思。指日便是個官了。總比如今當奴才好。便一齊請安。謝大人提拔。然後跟着同到上房。見了錢太太。

照例請安。勸慰一番。然後又提到替他料理家務的話。此時一眾差官都當他是好人。見他同太太講話。並不生他的疑心。易人容易。易人容易。易人容易。把他送到上房之後。便一齊退到外面。候着站班恭送。此理伏豈不要暗刁。這彭見跟前的人漸漸少了。方纔把想好的主意說了出來。錢太太一聽。其中其意。連忙滿臉堆着笑說道。到底我們軍門的眼力不差。交了這朋友。只有大人一位。可以托得後事的。說着又歎氣道。我們軍門一條命。送在這班狐狸手裡。依我的意思。一齊趕掉一個錢。也不給他們。御下既無恩惠。眼所算無刁。這彭道。這是斷斷乎不可。錢是要給幾個的。恩則歸配。怨則錢太太默默無言。刁邁彭又講到這班出過力的差官。狠有幾個有才具的。兄弟的意思。想求嫂子賞薦幾個。等兄弟派他們點差事。幫幫兄弟。橫豎又不出門。府上有事。仍舊可以一喊就來的。是奸意。即是奸意。即是奸意。錢太太道。這是大人提拔他們。大人看誰好。就叫誰去。軍門過世之後。公館裏亦沒有甚麼事情。本來也要裁人。如今一得兩便。他們又有了出路。自然再好沒有了。這酒待取。並無好刁。邁彭辭別回去。第二天辦了五六分札子。叫人送到錢府上。那札子便是委這幾個差官當什麼新軍管帶的。凡是錢府上幾個拿權老差官。都被他統通調了去。這般人正愁着軍門過世以後。絕了指望。如今憑空裡一齊得了差使。更勝軍門在日有何不感激之理。平得此意外之愛。寵任自此以後。這班人便在刁邁彭手下當差。刁邁彭却自從那日起。一直未曾再到過錢府。招去。然。是。後文再叙。且說錢太太自從聽了刁邁彭的話。同那班姨太太。忽然又改了一副相待情形。天天同起同坐。又同在一塊兒吃飯。說話異常。

親熱想改常度必不從前這班姨太太出出進進都要打太太的床前走過。如今太太也不拿他們防備了。便在中間屋裏另開了一個門。通着後頭。預備他們出進。彭在刁蓮彭太太又說我們現在都是一樣的。還分甚麼大小呢。是真耶是假耶一班姨太太陡然見太太如此隨和心上都覺得納罕。畢竟這班小老婆幾個是好出身。從前怕的是老爺是太太。如今老爺已死了。太太也沒有威風了。有幾個安分守己的。還是規規矩矩。同前頭一樣。有幾個却不免有點放蕩起來。同家人小廝嘻嘻哈哈。有時和尚進來參靈。或是念經念的短了。或是聲音不好聽了。這些姨太太還排揎他們一頓。是錢太太刻薄寡恩。後來過了半月。借看到廟裏替軍門做佛事。就時常出去玩要。太太非但不管他們。倒反勸他們出去散心。說你們都是一班年輕人。如今老爺死了。還有什麼指望。有得玩樂得出去玩玩。不過示恩於將去。不比我自從遭了老爺的事。就一直有病。那裡有玩的興致呢。自那日起。錢太太果然推頭有病。不出來吃飯。一班姨太太見他如此。樂得無拘無束。儘着性兒出去玩要。太太睡在家裡。一問也不問。縱好費使錢府中照此樣子。已經有一個多月。這一個多月。刁蓮彭竟其推稱有公事。一盞未曾來過。此時正在又不時把他新委的幾個錢府上的差官。傳來諭話。說我這一陣。因為公事忙。未曾到你們軍門家裡。自從軍門去世之後。留下這些年輕女人。我實在替他放心不下。你們得空還得常常回去。帶着招呼招呼。也好替我分分心。眾人一齊答應稱是。背後私議齊說。刁大人如此關切。真正是我們軍門的好朋友。彭謀暗算。又過兩天。正是初一。刁蓮彭到城隍廟裏

拈香爐頭起來說是神桌底下有張字帖似的。看是什麼東西。便有人拾了起來。遞到刁邁彭手裡。故意看了一看。就往袖子裡一藏。却是什麼東西。計出來上轎。此時那一班差官都跟來看見。刁邁彭回到衙中。脫去衣服。吩咐左右之人一齊退去。單把那班差官傳進來。拿這張給他們看。又是埋怨自己。又是怪他們。是平空地派起不說道。我再三的同你們說。我這陣子公事忙不能常常到你們軍門公館裏去。況且現在又不比軍門在日。公館裡全是一班女人。我常常跪了去。亦狠不便。所以再三交代你們。叫你們時常帶着回去。招呼招呼為的。就是怕鬧點事情出來。叫人家笑話。也不必實有其事。就是被人家造兩句謠言。亦就犯不着。你們不聽我的話。如今如何被人家寫在匿名帖子上頭。塵壘蒙塵。千古沉冤。這個寫帖子的人。也是可惡。什麼事情不好說。偏偏要說他們寡婦家的事情。不說親絕產。斷人寡婦。我總得叫縣裡查到這個人。重辦他一辦。這個帖子。幸虧是我瞧見。叫他們拾了起來。倘若被別人拾着了。傳揚出去。那時候名氣纔好聽呢。此有你好朋友纔有。刁邁彭一頭說。眾差官一面應。是一面看那匿名揭帖。內中有兩個識字的。只得把上寫的四句詩念給眾人聽道。蕪湖城裏出新聞。提督軍門開後門。日日人前來賣俏。便宜浪子與淫僧。無中生有。拔舌地獄。那兩個差官畢竟是武夫。字雖認得。句子的意思。究竟還不懂。念完之後。楞住不嚮。刁邁彭特地逐句講給他們聽過。然後大家方纔明白。內中就有一粗魯的。聽了這些言語。不覺雙眉倒豎。兩眼圓睜。氣憤憤的說道。這是怎麼說。這是我軍門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倒叫他死後丟臉。這件事。標下倒有點不服氣。前向誰作問近。

來半個月。我們太太有病。睡在屋裏。不出來。這一定是那班姨太太。開的太太病了。沒有人管他們。就鬧得無法無天了。大人說不得。我們軍門死了。知己朋友。可以幫着替他料理料理家務的。祇有你老人家一位。標下在這裏。替你老人家跪着。總得求你老人家替他管管纔好。於是一齊跪下。不認人小計即認作真豈刁薄彭看了。編着眉頭說道。這事情鬧的太難為情了。叫我亦不好管。啊也罷。等我慢慢的想個法子。你們且出去。一面打聽打聽。倒底怎麼樣。一面訪訪那個寫匿名帖子的人。倒底是誰。查得人頭。我也好辦。況且這帖子。既然被我拾着一張。看來總不止一張。外面一定還有。你們姑且留起心來。得罪人既不可查。衆差官只好答應着。退了下去。有兩個回到公館裏。把這話稟告了錢太太。錢太太聽了一聲不響。歇了半天。方說我自己有病。還不曉得怎樣。那裡有上夫管他們。是真病是假病耶耶不要弄。你們姑且出去查查看。查到了什麼憑據。告訴我。說我再來問他們。差官出退。因見太太並不追究此事。心中俱各憤憤。齊說軍門死了。怎麼連個管事的人。都沒有了。儘他們無法無天。這還了得。可惜一個能起。神無主。於是又過兩天。那兩個性子暴的差官。正在茶館裡吃茶。回來將近走到轅門。忽見照壁前。有許多人。在那裡圍住了。看他倆亦就停止了腳。看他們看些什麼。原來牆上貼着一張字帖。衆人一頭看。一頭說。一頭譬解。也譬解不的當。你道如何。原來那張字帖。正與前天才大人在城隍廟裏拾着的一樣。不過第二句。提督軍門。開後門一句。改為大小老婆。開後門。換了四個字了。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這兩個差官不看則已。看了之時。不覺一腔熱血。大抱不平也。

不顧人多擠擁立刻邁步上前把字帖揭在手中並不回到道衙門拿了字帖一直還到錢公館上房叫老媽稟報說有要事面回太太太太便喚他們進見那兩個差官見了太太一言不發把個字帖往太太面前一送說一聲太太請看太太瞧了佯作不知此時還要裝龍龍作還問上頭說的是些甚麼差官道：上回刁大人照這樣的字已經見過一張了標下就來回過太太請太太管管這些姨太太少教他們出去弄的聲名怪不好聽的太太說：沒有工夫管他們如今好了連太太的聲名也被他們帶累上了太太着急道：怎麼有我在上頭差官道：這第二句可不是連太太也着被他們蹭躡了麼太太看了一遍還是不懂叫帳房師爺來講給他聽方纔明白等到明白之後這一氣真非同小可登時面孔一板兩腳一頓也不顧有人沒人蓬着個頭穿了一身小衣裳也不及穿裙子一跑到軍門靈前拍着靈臺又哭又罵不過一毫無一點數說老爺在世吃了皇上家的錢糧不替皇上家辦事只知道剋扣軍餉弄了錢來討小老婆幾句分派得人家討小老婆三個五個也儘數的了你偏一討討上幾十個又不是開蜜子要這羣狐狸做什麼用所以曾阿滿分香如今等你死了留下這班禍害替你換了頂戴還不算還要拿我往渾水缸裡亂拉連我的名聲也弄壞了羅家娘不是一面數說一面回頭叫人替我把刁大人請了來他是軍門的好弟兄軍門死了他索性門也不上了我們這裏的事他一管也不管了他是地方官倒底我們這裏大小老婆那一個開後門那一個賣俏那一個同和尚往來他是地方官可以審得的橫豈我是一直病着連房門都沒有出是瞞不過